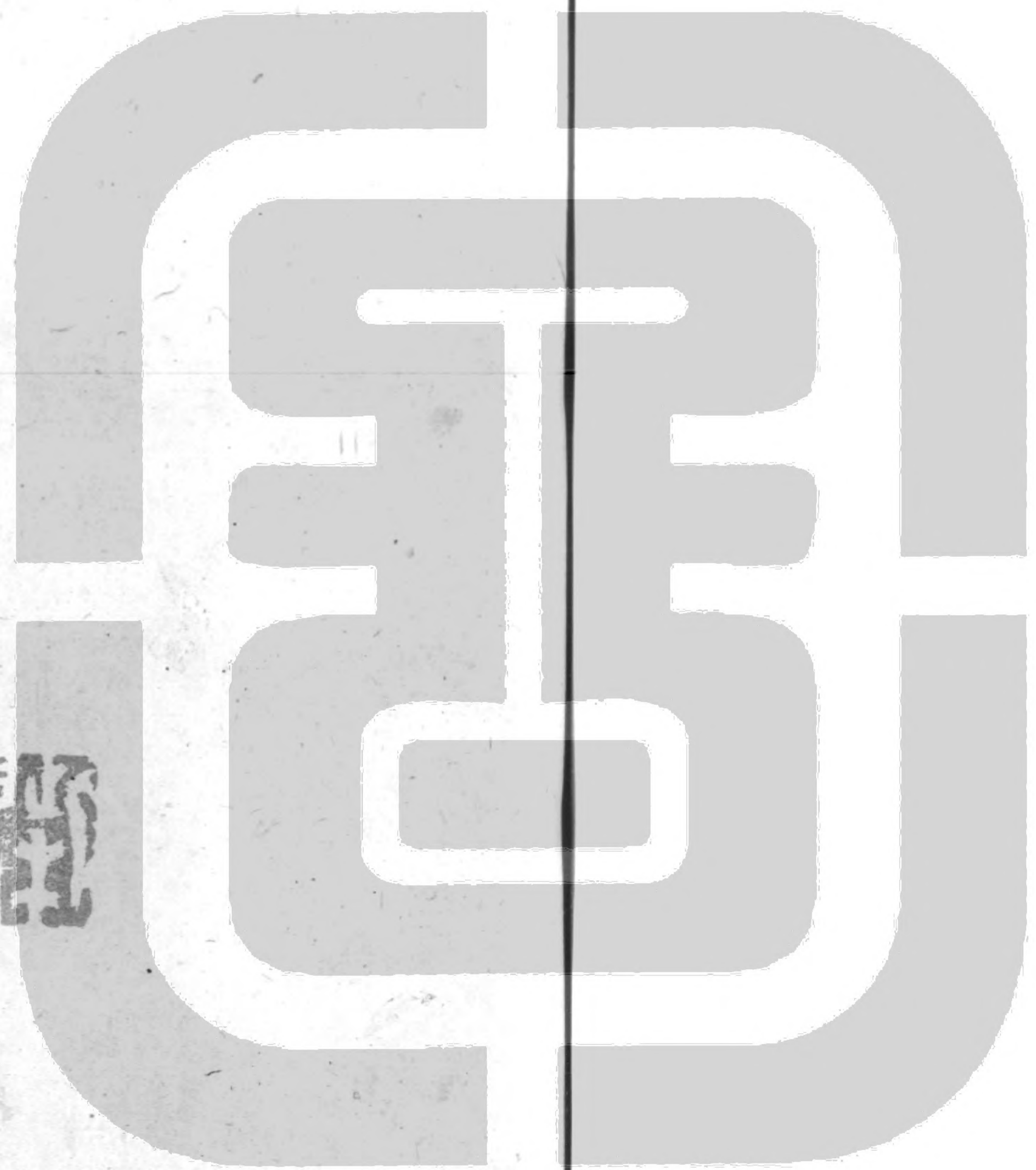


林登州集

卷八至卷十二



林登州遺集卷之八

閩漳林唐臣元凱著

同郡王志道而弘定 裔孫興楨侯重梓

後學張紹科煙叔纂

送序

送邵武司李馮公之官序

南勝巖邑也朝廷選吏吏之務戢民也至正十三年春省臺大臣承命銓選福建常調官若曰南勝控諸畬民善驚喜鬪弗靖選令惟賢興化

架閣馮某勤慎練事嘗從平李寇有勞其進之  
秩使尹是邑公至則完堡以固民興學以導俗  
去苛弊簡牒訟強抑而弱扶之民曰是神明也  
惡可或干桀驁者惡其妨已每聚羣不逞訛言  
誑亂公屹不爲動曰尹不民擾民敢尹擾殺一  
尹則一尹至尹不畏死也未幾有賊數百人夜  
入邑邑民皆走公開門偵變賊突至刃傷公脅  
公坐罵曰死賊奴尹承天子命以父母汝者也  
汝欲殺汝父母耶賊駭愕散去公絕復蘓治瘡

愈卽出視事其方寸磴然有絕人者政成五年  
陞郤武郡推官旌其庸也檄旣下治行事漳人  
士咸歌詩以道之來徵予言予謂公歷省閩積  
年勞贊郡府選邑令明習政典人稱吏師以南  
勝之反側郤武之簡靜令之勞劇推理之暇裕  
較而觀之其設施難易爲何如也抑明刑之要  
在於知法外意公專是學而專是職他日平反  
之德所積者必厚矣又奚待於予言哉

送憲府從事鄭君懋夫序

天朝所以經制國用者莫重於楮幣所以綜理  
吏治者莫肅於憲紀憲紀不肅則吏治不張楮  
幣不流則國用不裕夫天下猶人之身也憲紀  
耳目也不撫其身則股肱弛矣楮幣氣血也不  
周於身則疾疢生矣然則楮幣之流壅國用之  
裕乏吏治之張否憲紀皆不能不加之意也自  
江淮盜起兵荒連年物重貨輕楮幣之行僅當  
昔之十一二至有家累千百緡而道孳者有司

莫能禁憲府患之廼議所以變而通之之法以爲兵荒之屢楮幣之壅莫甚於閩而閩又莫甚於漳選從事以爲有司之監非得通練廉恪之士不可僉謂鄭君懋夫宜君至則權法以祛弊審勢以度宜不棘以濫刑不徐以廢事唯以方寸之印識幣背民貿易無所滯又以穀價騰則幣力詘乃樽節境外商船不得多糴湧價行之旬月民皆言便歌之曰喁喁涸魚疇或濡之予予疲民疇或紆之糴遇於境幣通於市從事之

賢伊我民之利邦人士采民風爲詩以華君歸來請序嗟夫楮幣國家之大信也信無不孚猶水無不流彼習故常者見其或壅也則曰水不善流豈理也哉楮幣之壅久矣鄭君疏而流之亦以國家之信而示之耳不然幣之爲法滯矣何方寸之印能使蚩蚩者氓斷斷而不疑哉惟我朝祖宗立二十二道憲司以綱紀天下凡國政之得失民生之利病皆得舉悉而興除之况楮幣之行實足國裕民之攸繫歟使者變通之

有術從事銜命之不辱是可序也已鄭君儒術  
飾吏嘗從林公清源遊其學以達政蓋有本云

送實達道之官興化序

至正戊子春予試藝京師寔與西原馬君原德  
同上春官原德嘗與予言實君達道之賢是年  
原德成進士予下第南歸適達道來監漳叅司  
相見卽定文字交知其僑京口與原德居同里  
而學同門也又與余志同道而習同業也繇是  
交益久好益殷而相規敬益至今年夏達道辟  
行省掾未行朝廷銓閩浙郡縣官選君監邑興  
化檄下分閩復畱贊軍務君以監邑朝命也不

可後卽治行來言別曰吾聞贈人以言仁者之心也走辱與吾子遊有日矣今別去子能無言乎噫予之所欲言固君之所已行者矣言不言不足爲君損益也漳郡左民悍寇警無寧歲監叅司者城池寄焉寇盜職焉當山海之寇迭發達道外將兵給餉內結民嚴守出則賊刃入則城堅所寄則舉所職則治非忠乎事母夫人色養備至退食怡怡侍傍問燠寒飽饑具道一日所決訟以聽慈訓惴惴焉惟恐負民負君以負其親非孝乎陽亢宗曰凡學所以爲忠與孝也予固因達道之所施而覘其所以爲學矣興化爲莆外縣非叅司福郡之比山溪民淳號爲易治又非漳郡多警之似異日課令之宸書上上考而璽書褒異者予於君焉卜之矣



送呂伯原應辟閩憲序

今朝廷選材惟於臺憲爲尤慎官臺憲者辟從事書佐將以廣聰遠明贊禪不逮尤不容不慎焉然敏辯者或淡忌不知體簡厚者或疎緩不立事必也治體之明吏事之練而無偏於所謂淡忌疎緩者是憲臺之所以辟書佐之所以稱也呂君伯原學足以知體材足以立事官世澤也而統緒之無襲職近民也而謗讟之不聞郡侯器而薦之部使賢而辟之吾知伯原必能推

其學展其材以無負於臺憲慎選之意也已抑  
余聞君伯兄憲使公嘗辟佐閩憲乃今敷歷中  
外爲時聞人伯原繼踵以升一門棣鄂輝耀先  
後他日史氏載清白世家將以呂氏爲稱首矣  
故予於君之行也喜而序之不辭

送張以仁言事閩省序

張君以仁金浦傑士也業儒而飾吏識時達政  
慷慨有大志當李寇亂漳朝廷命大臣提兵討  
之部使者督師海上久無功君時避寇溫陵畫  
平寇之策以干部使者左公世臣公採而施行  
之動中事機無失公曰張寔吾左軍也凡軍事  
悉諮之旣而師壓境寇遁穴君亦還家海上公  
版授以官君辭曰寇至則避寇退則反妻耘子  
耕山採水釣所樂者在是也官賞非敢與也邇

年潮寇屢警瀕海鄉落苦之君募鄉人掩擊獻俘大府終不言功每念國政之弊民生之瘼未嘗不嘆息流涕以爲弊之深瘼之重者莫若鹽法因條陳利病纖悉不遺不許以激不迂以疎大率以鹽爲天地自然之利上之人惟當樽節愛養於民而已必欲上有以裕國用下有以紓民力莫如於產鹽之地募民自煎自鬻而貢其課則提鹽之官不必設私徙之禁不必嚴工本之費不必給舟楫轉運倉場出納皆不必勞將

見亭竈日增課額日羨國家殷富民物阜康在一轉移間耳聞其言者婦子嘻老者泣壯者拜而手加額官若吏嘖嘖感嘆以爲關於民生國政之大里中生林某壯其言飲之酒而告之曰士生斯世凡甲兵錢穀邊豆有司皆吾分內事苟可裨國政者雖進草茅之言不爲僭也昔馬周以一布衣因常何上言致擢御史今制陳軍國利病者旌官子之行豈無知子者哉矧行省肇立得以便宜制方面子能爲倒懸之民一號

於薇階之下吾意忠國仁民者將爲子而感泣  
矣若然則子雖欲名之逃而名將子隨矣且子  
獨不聞我東溪高光先生以胄子抗疏乞除六  
賊至今讀其書疏英風義氣令人骨凜毛豎君  
能以古人自期待則言雖不行猶傑士也於是  
漳人士咸爲詩歌以道之請書予言爲序予樂  
張君之爲人輕官賞而重忠義也書之不辭

### 送葉掾歸閩省序

葉君仲安始以吏事進有能稱繼以戎勞上司  
勲擢漳郡架閣今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普公器  
其才陞邵武貳幙尋辟爲掾普公方承制行事  
鋤奸植善威德南被以漳守羅公有靖邊功便  
宜授行省叅知政事分鎮漳泉君寔銜是命以  
來旣還有讒君於平章公者曰葉掾以將命故  
受馬數匹白金若干斤公曰羅侯嚴果明察豈  
一介之使所能欺哉葉某以九品官吾起辟爲

掾葉德吾浚矣詎忍汚負於我耶又有讒君於  
叅政公者曰葉君之來吾燕以勞之猶辭焉金  
之不受不問可知矣旣而讒言愈紛或謂君曰  
禍將不測子其殆哉君曰夫明而遠者不行浸  
潤之言寧謂二相之賢而行之哉且譖始之不  
溺則雖蠅營之罔極終亦不能惑我二相之聽  
矣於是平章公遣信厚者與君面質於叅政公  
曰無是也備詢於舉者皆曰無是也前讒遂白  
普公信君之誠羅公益厚遇而重薦之君子謂  
普公視之遠羅公察之明不以讒之惑而加人  
之罪可謂有大臣之度矣向使讒生之初二公  
不加之審遽以罪君君不理於口直受自誣於  
二公之盛德豈不重有累也耶傳曰川澤納汚  
山藪藏疾易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夫人有汚  
疾上之人猶當廣包荒之量含垢以容之况於  
疑似之言未必有汚疾之可議者乎予樂二公  
德量之有容而嘉葉君誠心之不欺也故於其  
歸序此以釋疑于人云

送孔叔原長泉山書院序

以聖人之裔學聖人之學而敷聖人之教于人  
其知本者歟斯君子所與吾鄙之所榮也余友  
孔君叔原寔先聖五十七世孫秀穎善學材範  
夙成弱冠列較官教漳之南勝巖邑也民獷而  
俗悍君掖以禮義民俗克變滿秩郡庠賢之延  
以奉夫子廟今年春承省檄長泉山書院行有  
日來告別曰願聞子一言夫泉在閩號繁庶郡  
民多逐末利裔夷雜糅惟浮屠是崇逐末利則

學不力崇浮屠則學以惑矧兵興以來詩書之  
教未易勝金革之習仁義之言未易弭戕賊之  
禍人將視聖教爲迂緩然大賢朱晦庵真西山  
氏寔過化是邦雖夷習兵禍之淪斲而道源文  
脈有不能終絕者孔子曰雖蠻貊之邦行泉山  
未易教於南勝之難則相萬矣吾叔原不難於  
彼豈不易於此哉亦惟以所學爲教而盡心焉  
則感慕興起於下人皆有是心也於教職庶無  
愧乎

送孔善夫序

聖人之道與天地同大故其世澤亦與天地相  
爲悠久文獻之盛代有可徵而崇德象賢靡間  
北南歷世以來未有若我朝之盛者也衍聖襲  
封上公曲阜裔孫布衣得授郡教一考卽入流  
品江南諸裔加歷省註陞教于郡恩數優異著  
在令甲吁亦盛矣孔君善夫衍出也於裔爲南  
於世爲五十有五至正庚子以察廉奉省檄貳  
教于漳予方攝教席見其俊爽以外揚貞介以

內確知爲方來之彥也間見其詩若文皆清雅  
有古法釋奠肅奉祀事月季嚴程諸生士習爲  
之一變信乎聖人之澤如水行地逾遠而愈衍  
猶於善夫焉見之也旣滿秩將沿檄赴京來別  
余曰某藉先聖餘澤得列學官今當典教一郡  
恒恐弗稱以負聖祖之教先生幸有言庶可規  
於鄙吝也嗟夫羣聖之道莫盛於夫子歷世之  
崇其道莫盛於我朝吾子以聖裔入官固當學  
聖人之學心聖朝之心以自振厲將俾聖人之  
道復明於天下非特在一郡而已庶乎世澤可  
綿國恩可報其萬一也予之所以告子孰有過  
於此者哉善夫作而曰是可規已請爲書之



送杜明之入京師序

武夷山水秀絕天下游者去猶不能忘矧居而得其趣之深者乎蓋其幽勝萬狀竒怪百出使人應接不暇至於煙巘雲壑窮深索隱隨所寓而可樂必也居之久而復有以盡其勝譬之讀書千帙萬卷浩浩汗汗雖雜著曲說亦可裨吾之聰明旁搜博討積力深久則得於心者莫非可樂矣清碧杜先生隱居武夷山中朝命再徵竟不起蓋讀書之樂有得於游山之樂者也令

子明之君蚤有譽縉紳間爲詩若文清婉有古  
法所謂蘭茁其芽鳳鷲其雛者歟今年夏以王  
事涉海赴京舟阻不得去明年候風便當再上  
友與其厚者咸賦詩爲贈明之請以武夷諸竒  
命題分賦且謂予曰吾生山中自童而冠今將  
壯矣泉石之與儔猿鶴之相求某水某丘之釣  
游居之旣樂則違之必憂也今而詩之以詠而  
玩焉則茲山之勝瞭然心目孰爲桑梓之所在  
孰爲松檟之所留雖萬里猶跬步也予曰噫是  
非得山水之趣之深乎子之心可謂忠念而不  
忘孝思者矣吾聞遊覽四方有益於學蓋目力  
之濶遠則心胸之恢廓而凡近之習不足言也  
今茲破長風駕巨浪觀大海之濶岱嶽之高吾  
知明之有以充其偉邁之氣成其正大之學也  
必矣忠孝事業寔本於此若乃丘壑之趣當不  
爲明之芥蒂也

送長泰尹王夢臣序

魯建國自周盛際姬公禮樂之風孔子詩書之  
化漸摩淪浹終古不泯代生多賢天下莫及蓋  
其河嶽之氣鍾精孕靈以萃夫人故渾涵淵深  
以爲之量秀爽峭拔以爲之容詩書禮樂以爲  
之學吾於王君夢臣爲有徵焉君魯人也優學  
躋仕歷掾聞省選令漳邑余始見其容之端於  
外也旣又知其量之弘於中也則曰是詩書之  
化禮樂之風乎將河嶽清淑是孕是鍾乎抑魯

之多賢而君能取之以成德於躬乎夫魯爲吾  
孔聖之所生而閩爲吾朱子之所出一聖一賢  
世遠而道同焉君生孔聖之里而游朱子之鄉  
能以聞於近者而質於遠則禮樂詩書之教雖  
海濱亦洙泗將不徒在於魯矣推是以爲教庶  
幾聖賢之道行之有其兆乎君報政歸故以是  
爲君諗若夫簿書期會之爲能刀筆筐篋之爲  
賢非君之所志亦非予之所望於君也是爲序

送高君善父歸閩序

今天下之士繇儒而進者有三途焉遺逸科目  
文學是已士學其學志其志將有待於事其事  
非故爲是立異以干有司之舉有司舉之亦非  
有優劣於是也夫亦視其力之所及而公其心  
焉耳是故遺逸非隱也科目非競也文學非卑  
也顧遇知於有司何如也不以遺逸舉則以科  
目進不繇科目進則繇文學辟士惟用是待有  
司惟知是舉果何容心於彼此哉晉安高君善

父學懋以博文華以正聞士先之清原林先生  
素重許可每器君曰是鳴於方來者凡數舉於  
鄉皆不售部使者有知君薦爲龍溪文學謂余  
曰遺逸皆天民之先覺吾無實以稱是科目又  
不利也學官位卑祿薄吾恥與草木同腐固不  
敢辭知己之薦庶幾古人爲貧而仕也旣上脉  
其廟與學則凜乎將壓矣乃告于尹于守議所  
以新之願捐俸佐其費旣又曰吾貧而旅食于  
此尹必不安是而以俸食我則無以遂我圖報

先聖之心吾亦惟歸焉之爲安耳士大夫聞而  
義之余曰古人所以自屑於官卑祿薄者惟求  
其職之易稱而已故辭尊富而居貧賤雖抱關  
擊柝委吏乘田不恥爲之學官固卑矣祿亦薄  
矣而其職則未易稱也君不受常祿倡新廟學  
思以稱學官之職蓋憂道之心有重於憂貧也  
君子之辭受取予一斷於義使廟學不修教職  
不稱而但知食祿豈吾善父之心哉遺逸科目  
之舉視學官其秩爲崇然君子所以思其職者

則不以崇庠而有間也君志慮未衰名譽方起  
當有薦而崇之者光明俊偉自見於世予於學  
官覘其兆矣故序其所以歸

送李一誠教授寧德序

南山之松長未及尋尺其聳壑昂霄之氣已挺  
乎不可遏小而爲榱桷大而爲楹棟其材之適  
用不待要於後而可卜於今於人亦然幼焉而  
嶷長焉而植壯焉必光明而赫奕小試而不負  
所試大用而必稱其用亦於始焉卜之而已矣  
友生一誠爲李氏佳子弟質粹而學力髫鬣如  
老成人材範夙就士林器之去年用部使者薦  
寧德教予知其氣之方銳材之克大用之未

艾當不徒見於學官而有待也雖然學言固卑  
寔師道是繫未可以易視之也寧德稱多士石  
堂中村二先生之所講學固有傳而存者一誠  
思所以稱其職亦勉於學而已夫學積也南山  
之松非積久不能成榱桷楹棟之用君子之學  
非積久不能成光明赫奕之業一誠勉乎哉學  
以資仕吾所望於一誠者非此而已一誠行有  
日友與厚者咸賦詩以贈

林登州遺集卷之九

閩漳林唐臣元凱著

同郡王志道而弘定 裔孫興楨侯重梓

後學張紹科涇叔纂

送序

李仲高歸省序

曩余與晉安林伯永同舉進士伯永來爲漳叅  
軍余因識其外弟李君仲高年富而學懋穎悟  
俊發若矢之括而羽鏃而礪將犀革之深入也

又十餘年仲高復來漳學積而文著閎衍超卓若車之得良御駕良駟而康莊之迅馳也余固知其林之適用宜爲有司之薦矣旣而郡庠禮延以訓諸生部使者廉舉以列教職余又喜有司之公明而無負於仲高之材矣夫學莫重乎德文莫重於行予聞仲高伯氏僑死於漳仲高匍匐以來道梗棗不能歸買舟泛海間關得達人服其義今茲捧檄歸省喜動顏色非爲仕屈乃爲親屈也其孝益並稱矣陽亢宗曰學爲忠與孝黃魯直曰文以忠信孝友爲本豈不以德行寔有重於學與文歟仲高孝友施於家者若此使得守官而達政則移於忠者將有本於益大矣仲高勗諸



送葉教諭歸建序

古之所謂君子者不厚己以競名不薄人以計利蓋其在內者重而在外者輕也內者重故難進外者輕故易退禮義之道在是矣建安葉君克明兩以春秋試有司不售樗菴鄭公廉問建邵興堂選得士薦十人克明與焉獲註長泰邑教且上曰是雞肋耳何競也至則代者先矣曰是錐刀耳吾所學者禮義而已禮義以爲進退得不得命也聖人之教豈欺我哉浩然東歸無

介辭色嗟夫世日下矣風日漓矣寧復有斯人哉小夫賤人簞食豆羹沾沾自吝不讓也不知已之可厚不知人之可薄而惟知禮義之可尚寧復有斯人哉故余於君之歸書此以爲願學君子諗

送吳彥文使旋序

古者鄰國有交聘之禮所以講信修睦同獎王室雖大邦之於小國亦一往一復不廢其常矧方伯連帥之相與者乎聘使以一介行李將其辭命往來乎疆場之間應對之善否彼此之與貳繇焉非習禮能言之士鮮有不辱其命而墮其職者也維揚吳君彥文以今浙省平章政事朱公之命來聘閩省右轄羅公於位爲方伯連帥於禮爲講信修睦於義爲同獎王室則其聘

非徒爲越境私交而已余始見其貌恭而氣和  
言從而禮度意其本於學也久在寓館恒接論  
吐知其舊學於景忠陳先生信乎專對之無愧  
繇於窮經以致用也今年夏聞大兵渡江南征  
西瀾方助糧餉中夜起舞思效尺寸卽命舟涉  
海東歸以有爲之才而知急於當爲之義彥文  
亦可謂傑士矣中興有日尚努力以樹勲庸余  
將拭目君之燄燄也彥文戒行縉紳咸贈以言  
來徵予序故書此于首簡

送太守陳侯使歸序

士君子欲自見於世者夫亦跡其所際而據吾  
所蘊焉耳是故時之泰也則詩書禮樂周旋唯  
諾而文事以修時之否也則甲兵師旅折衝禦  
侮而武備以飭孔子曰有文事必有武備武備  
必有文事士之用也舍是二者將無以爲具矣  
若漳守陳侯希良其殆無嫌於此者乎侯以世  
功襲職泉翼千夫長當承平盛際文恬武嬉兵  
寢不用侯日與一二縉紳論文賦詩講道議政

凡國制治體民情吏習靡不熟考而周悉會所  
在盜起侯屢策靖亂功陞漳州新軍萬戶行省  
臣以侯明於政理檄攝漳守薦於朝乞改文職  
制授廣東宣尉副使未上復畱守漳郡府副分  
垣黠民或怙勢凌其上侯曰此不可長每抑治  
無貸事有當言委曲白上官叅伍情法不以威  
讐利怵鄰郡寇橫侯承分垣命率師討之請曰  
橫者一二耳餘皆善良願無多殺以禍非辜濱  
危跼無懼色屢凱捷無驕容既再臨郡民信愈

篤吏服愈誠雖或科徵調發急應非常民侯焉  
是賴得免病苦既去百姓遮道齎咨涕洟若慕  
父母迨兵亂攻漳城既敗而逸省臣謂侯素信  
漳民遣諭其黨於海上降之民無餘禍夫政之  
所施在承平則易於著效常法之守也在艱屯  
則難於立功權變之務也侯以講學之素閱歷  
之練文足以處常武足以制變故任民社則紀  
綱舉之御軍旅則紀律明之以賢將帥而爲賢  
師帥傳稱良將有曰悅禮樂敦詩書者矣史稱

循良有曰化刀劍買牛犢者矣文武並用以彼較此亦何讓乎漳大夫士述民去思之情以爲詩以某常忝郡幕知侯爲詳屬序焉

聶簡較北上序

人情易於履夷而難於涉險知險之不可涉而履涉不避必欲遂吾忠義之願而後已非其志確乎不可奪其氣充乎不可撓鮮不於事變之一再而挫衄矣况於屢而愈勵哉紅賊陷江西豐城失守聶氏義起鄉兵復其地賊仇之併力攻聶氏闔門死焉子浩初君偶免於難十八年起兵再復豐城二十年以經略使者之檄單騎入賊諭其渠帥使降賊怒而義之不忍加害拘

縻數月不遣江東軍攻江西敗之遂得間行歸  
二十二年復入賊境宣布詔旨二十三年又至  
誘賊別黨降之夫虎之能啞水之能溺雖愚駮  
童稚猶知之浩初君非不知虎穴之不可探淵  
水之不可馮也顧忠義激於心不暇於身謀也  
浩初以功再轉爲西省簡較官今年承省檄白  
事中書萬里涉海無難色嗟夫白刃可蹈懦者  
或撓膚於芒刺九折可馳怯者或踏足於堂簾  
浩初以忠義爲心故能以夷視險雖白刃之利  
九折之峻無足畏者芒刺堂簾云乎哉予嘉浩  
初忠義之士故於其行序此以壯之

馬翰林易之使歸序

國朝敬禮明神凡岳鎮海瀆之祀必選清望文  
臣以代行重其事也蓋牲牢祝幣禮秩有嚴非  
文臣不能知不知則不肅不肅則無以假神之  
靈集民之福而副德意之美雖祀猶不祀也矧  
事神凡以爲民則夫使者之出神與民當交致  
其力也下焉閭閻疾苦之當知上焉吾君聰明  
之當裨其於廣詢博訪蓋汲汲焉惟恐一有不  
至以負使之職也非文臣之賢又烏足以稱是

哉馬君易之自弱冠知名胄監中爲詩有法善以長篇述時事誠所謂詩史者中歲隱四明山朝廷以翰林編脩官起之至正甲辰天子以天下多故懼嶽鎮海瀆之祀久曠厥典遣使函香四出代致其敬君寔銜命祀南鎮南嶽南海南鎮禮旣成遂道甌閩以達海嶽比至漳聞廣南多警未進適分省右丞羅公新建南嶽廟成有司請諏日具牲幣旣新廟望祀旣而海寇亦破捷書至論者謂明神之靈默有竒契疆境之復當在此日矣夫三祀禮亦重矣朝廷不它使遣而以命君者豈不以公久寓江南習其土俗民瘼吏弊可以一歷而周知之今易之君不惟采民謠以觀風又能述民風以爲詩蓋將以備清問之對國史之錄如楓亭女等篇使人痛哭流涕者也宣室前席之問予知不徒在於鬼神君幸以是詩再拜奉大對南民蘇息當自茲始故於其使歸書此以爲序



送呂志文歸閩序

士有志而能不以流俗易其素斯君子之所與也孟軻氏曰士尚志在仁義蓋已之所尚者有定向則雖窮達豐約交於前利害休戚戰于中其于去就取舍之際一以仁義爲本故能不受變於流俗以成其志若呂志文氏亦庶幾能學而守乎此者也曩予以章句爲童子師志文年十四五嘗從余游玉潔蘭秀動遵禮度與論事理輒解余固知其所之之正矣軍興十年餘仕

者多以武功進拔行伍而登廟堂列郡縣者肩  
相摩踵相接也有力援者雖身不汗馬附名功  
籍亦得美官志文則曰獲真盜而得官未爲害  
獲而非真是殺無罪非仁也詭功罔上取非其  
有非義也退然在諸生中不僥倖於力援部使  
者有知志文者以茂才薦來貳漳學他日謂余  
曰某辱先生之教不能自勉以成進修之功惟  
知持初志而不敢渝耳非不知武功之速成文  
學之難自拔也愧蹈流俗之弊習以負聖賢之  
明訓故寧守冷官而不知自恤也夫士志道德  
功名富貴不知累焉志文知以仁義爲尚宜其  
取舍之明去就之潔也志文教成東歸來求予  
言故述君子之所以與志文者以爲序

代贈唐大年歸姑孰序

洪武戊申夏予被旨錫印開衛漳南唐君大年  
適令龍溪縣附郭事劇大年剗理有術暇裕而  
無擾予固知其達政之要矣旣而代者至大年  
欣然曰某願遂矣予怪而問之則曰某家姑孰  
父母年皆及耄而不肖與弟永年裨以微名畱  
滯閩中髮種種矣思一見父母而道路隔絕邈  
不可卽白雲之望鱸膾之思惕然於秋風中亦  
旣屢矣今茲江閩率附道路無梗使不肖昆弟

得拜鶴髮於堂下斯實惟新朝之賜也因泣下  
霑襟有司知君之賢留攝邑乏不可則薦於朝  
得乘傳以行來告別且請予言夫君子樂三而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寔願之豈不以其係於天  
而不可必得歟當雲雷邁屯兵戈滿地人得遂  
其生聚而父母兄弟之無恙者十不一二見也  
而唐君八表二親兄弟五人相隔於數千里外  
凡歷數十寒暑一旦得以復遂其孝友之樂其  
視俱存無故之常者抑又相萬不侔矣得非唐  
氏積之厚而造物者之於善人其報施爲特異  
歟漢制舉賢先孝廉書曰孝友克施有政君之  
所施蓋有徵矣余聞君令龍溪寇發圍郡城君  
出奇破強請廩贍乏而城以全軍興供億無匱  
而民不知勞蓋爲政之要設施之熟雖古賢令  
不能過也有司之舉於是爲得人矣故於其歸  
序此以贈

送實菴師使歸序

上臨御之元年制若曰自昔有國家者莫不參用宗乘翊贊皇慶蓋其以善導世實於政化爲有助也乃錫號開吉曇公爲大禪師賜印章視三品俾總僧之政仍名其所治曰善世院云以閩南八郡新入職方寺刹衆而金穀之數猥多擇其可使使行八郡遴其有才行可主教席者以其名聞而金穀之入亦藉之焉於是實菴師奉檄以來周歷博訪必核其實不苟不疎叢林

木登少集 卷九 三  
肅然宗風爲之一振星輅指漳過余梅雪齋中  
神清而氣完語圓而意足蓋有得於色相心境  
之外者間出莆泉諸僧贈詩示予請序首簡昔  
者詩人之言爲歌謠之風爲頌美之詞贈詩固  
主於頌美然而叢林詠歌之言亦可見釋氏風  
化一淳一滴之故矣師能兼採民風之謠而攷  
夫善惡之實歸朝伊邇或奉大對而以是陳之  
斯爲無愧於使而所以善斯世者將彼此之交  
盡矣幸母以出位而自諉也

送同安丞劉君赴閩省序

洪武二年夏制命中書叅知政事蔡公哲行省  
福建以殿南服掾屬得自選辟於是置屬司之  
所宜有者擇諸邑貳佐之賢攝其官檄下泉郡  
以同安丞劉君士楨應其選邑之父老聞之羣  
詣府控以請曰吾丞賢丞也吾儕小人實賴以  
生省屬雖惡掄賢百里之寄獨王事而忍不爲  
民社乎皆叩頭泣下守撫遣之民固請弗去然  
業以選君不可中改君遂行博陵林弼走送於

萬安江上酌之酒而言曰丈夫生世所貴有立君惠民而下信善職而上聞立於此而孚於彼人心之公不容僞爲也省屬雖卑事繁八郡君雖百里借將爲八郡賀矣幸終始心乎民異日踐華要職愈大而惠愈廣矣俾夫倒懸之民均慰其心是又余之深望也士楨作曰敢不蚤夜以思以毋忘子之誨言士楨大族世宦其丞同安屬新附初遁兵亂君喻以福禍盜不忍害旣殲盜白大將母延非辜凡有徵會能因人心從土俗事率先集故民慕而愛之上官器而薦之皆其情云

送李本仁特告歸覲序

今上臨御之年疆宇旣一夷髦悉庭乃銳意求  
賢布列中外以謂文經武緯皆古之規也文治  
之興賢寔其具明詔屢下禮羅益張於是裸將  
之虜敏巖穴之棲遁咸廸簡明以任官守稽禮  
象樂治化翕然矣四明李君本仁始以議禮徵  
至京師復被選纂修元史會今中書右丞楊公  
行省山西君用薦爲照磨官山西兵燹餘畏道  
萬里而母年逾八袞矣人或難之君則曰王事



也我其敢辭焉而得命未必吾母之樂聞也到  
官數月以使事來卽以歸養請宰臣方議擢君  
清要而重違其情予告暫歸君則曰得一慰倚  
門之望亦上之人之賜也大夫士走送都門外  
各賦詩以華其歸而勉其來博陵林彌作而曰  
士之所重惟忠與孝故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詩  
人必察而述之君不以一命爲庠而惟知王事  
之當勞太行九折之險弗憚於一荐歷王遵叱  
馭之心也今茲持上賜金帛以奉其親以侈其

君之恩綵服登堂歡悅怡愉考叔舍肉之意也  
夫求忠臣必孝子之門有若君者固足副宵旰  
之思矣揚聲振節克大厥施以鳴國家之盛尚  
拭目以俟也羣公請書予言爲詩之序遂不敢  
遜

送羅伯啓之官夔州序

今之仕者多起自草野雖文藝間有可稱然類非涉歷練達之士故其蒞政也昧於設施之術緩急之宜一或擠以重難則色喪而氣沮剛者過暴而民殘柔者過懦而事廢其能稱厥職者蓋千百之什一也若豐城羅君伯啓則不然君自弱冠已登仕版其於軍旅錢穀禮樂刑政罔不周慮而歷踐之逮入聖朝隱約田里間若無意於世者弼泰令其邑知其通而有守欲薦之

於朝已而江西都指揮使宋公辟爲司印及考授忻州判官尋丁內艱旣終制有司起之復判夔州來言別日願有以教也噫以君之知學達政尚奚待於予言哉夫夔爲川蜀要衝民自被兵以來困弊日甚政之所孚貴在綏撫伯啓涉歷之熟練達之明其於設施之術緩急之宜固有成算矣雖重而難者不足爲君慮也公餘訪子雲故宅履八陣舊跡浩歌子美書懷之詩吾知其感慨於前修者益有以黽勉於事功也政聲上聞獲書最考予於伯啓望焉故於其行書此以爲贈

林登州遺集卷之十

閩漳林唐臣元凱著

同郡王志道而弘定 裔孫興楨侯重梓

後學張紹科煙叔纂

送序

送張玄畧之夷陵較官序

元世吾閩以儒業顯者固不乏人然延平張氏寔啓而先之張公升以童子入胄監遂敷歷中外官至儒學提舉子玄畧習家學益演迤而宏

廓之治舉子業值元季不復求售有司隱約山  
野間晉寧魏先生文憲文學偉士也知玄畧之  
賢遂妻以女玄略以提舉公死節江西僑居者  
久之余令豐城與玄略數相見旣而玄畧奉櫬  
歸葬別去且十年思欲一聚首而不可得今年  
秋玄畧以有司之薦來京師予忝職儀曹獲道  
舊故甚驩上方注意學較造成人材銓曹以玄  
畧明經學遂以爲夷陵學正玄畧來別曰願有  
言以告我也噫予何言哉君學積於已而淑於  
人舉而措之固無難者予何言哉昔陽城以忠  
孝教諸生後世稱其知本玄畧傳家忠孝固所  
謂身教者矣諸生之取則孰有大於此者哉  
夷陵歐陽文忠公嘗爲令以過化之學之行而勵  
後進則它日文風之盛將稱夷陵矣予與魏公  
篤忘年之交而提舉公素所景慕者故於玄畧  
之行喜而序之庶幾朋友規益之誼也

送袁時習之河陽學正序

學正教職也師道之立人材之成繫焉蓋職教  
得其人則師道立矣師道立則人材之成易矣  
非其人則反是古之教人者有小學焉六藝之  
文洒掃應對進退之節是已有大學焉窮理正  
心修己治人是已小學學其事大學學其理而  
措於事今之爲教蓋兼之矣有經學焉有射學  
律學焉有書學算學焉日書而月課之季呈而  
歲攷之稍成則登于成均一或有需則拔而甲

之用之急則成之必速也成之速則造就之必勤也職教者可不加之意乎然則教職雖易而實難四明袁君時習宋正獻公燮之諸孫也父石隱先生璉嘗立義塾以教其族及里之子弟篤學實踐鄉人化之時習於家學沂源而行委者也今年秋以明經舉授沔陽學正見予於禮部恂恂然禮甚虔也氣甚和也予竊言曰是可稱教職而立師道矣人材之成其無負於朝廷之所注意者乎噫室必成於梓匠車必成於輪輿以其藝之精而業之專在是也時習尚精爾藝專爾業以舉爾職庶乎學之克施而後進之知所勵也時習作日諸大夫士方以道之所經分題賦詩以爲蒙也贈請書先生之言以爲序

送祝季清歸省序

三衢祝季清爲國子之二年以歸省告循故事也國學爲白禮部予忝幕職見其來牘則嘆曰昔在有唐之世成均之教亦云舉矣然諸生歸省之無其制必待陽城爲司業然後行之城旣行之猶有三年不歸而被斥者于以見聖天子孝治之盛軼乎有唐之君而今日人心士習有非唐世之所能及也且古者三物之教六德爲首六行次之六藝又次之先德行者本也後文



藝者末也矧夫孝寔德行之本也歟今苟不以  
尚行爲本而惟文藝是趨則失其爲學之要矣  
故二載之上許令歸省著爲定制使夫知盡爲  
人子則知盡爲人臣也季清思定省溫清之曠  
節其旨滌灑之闕養卽告以歸蓋不待司業諄  
諄之誨而後能也綵衣趨堂春酒介壽親朋間  
里之畢集其爲樂蓋可想矣天子需賢若渴而  
於國子尤注意焉季清調膳之暇其速歸館以  
待寵擢柯山之游慎勿久畱於觀奕也

### 送蔡孔昭再令上饒序

國家以九等考庶官之績考上中者皆俾復職  
蓋用漢守令久任法也夫任久則民信民信則  
政治政治則職舉矣於考績其庶幾乎吾友蔡  
孔昭曩以有司之薦爲儀封丞陞上饒令上饒  
爲廣信附郭縣當往來孔道徵需之繁力役之  
頻牒訴送迎之勞視它邑爲最劇孔昭以退然  
一儒生處之不大聲色不事苛刻而令亦行事  
亦集郡上其考中今年冬入覲旣考復職上饒

林登州集 卷十  
六  
故事復職官賜宴於禮部孔昭來言曰某昔辱先生之教今宰百里愧無善政叨沐恩寵亦云厚矣願先生賜一言庶以爲規夫政貴有恒始勤而終怠則事廢矣先寬而後猛則民怨矣子之再令亦惟以昔之所施者施之不矯情求異惟循其常而加慎焉則民安子之政如一日也余歷職郡縣所自勉者不過若是故爲子言之未知然與否也

送吳起潛歸養序

吳起潛氏泉出也洪武八年秋有旨徵郡縣學弟子員能通一經者進胄監起潛中選來京師在館逾年以親老無它昆弟乞歸養胄監允其請給事中林君廷綱謂予曰起潛亦能子矣今之言歸先生幸有言以贈之庶幾鄉里之誼也肆惟聖明龍興禮羅賢俊列于庶職草野不遺而於胄監尤加之意蓋以茂才之在是也故凡國子多不次陞擢或任方面或司風紀或位朝

著咸自奮勵思有以設施於時補報於上在館之士朝夕待用猶望鴻鵠而援弓繳其心已躍如矣而起潛泊然無進取意惟念親之不寘蓋以親重於仕而學莫先於此也故惓惓焉以歸侍告雖拖朱曳紫戲綵之歡不易也累茵列鼎調膳之樂不移也嗟夫若起潛者可不謂之孝子哉予忝寸祿而親去我矣起潛之歸而親逮養雖未得祿猶足樂也筍江之魚泉山之酒吾知足爲甘旨之奉矣它日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舍起潛將奚適哉予嘉起潛厚於事親而薄於祿仕也故於其歸序以送之

送董文昭教浦城序

自洛學旣南徽國朱文公集諸儒之大成道學之明炳如日星矣真文忠公雖後出而能發明朱子之學若讀書記大學衍義諸書至今爲學者所宗爲有國所崇方之孟氏明夫子之道蓋世雖異而事畧同焉建之浦城實文忠之故里也文忠公之學家傳人誦非一日矣故論道南之淵源則始於劔而盛於建而浦城又建之一理窟也皇上重於育才於學宮必慎擇焉吏部

既試其才必覆試于禮部以觀其學然後授以  
教職蓋以師道之在是而模範之必正也予友  
董文昭種學積文亦既有年今年冬以有司之  
薦來京師禮部試其文吏部上之遂以爲浦城  
教諭予忝禮曹因其來別告之曰文公先生昔  
守吾漳北溪陳先生安卿實得其傳文公晚歲  
四方弟子益進公倦於講說惟使質於安卿公  
但首肯而已文昭生北溪先生之里而游文公  
之鄉教文忠公之邑益當思所爲教以無愧於  
前修以無負於皇上至意庶乎人材可成而教  
職可稱也勗之哉

蘇郡倅王君復職序

今天下劇郡姑蘇寔稱最焉官於是者非明敏  
練達之士則事廢而職曠職曠則身危矣故官  
難其人而爲其官者恒病其職之難稱也王君  
文質倅其郡閔一考矣故事當入覲文質至京  
師吏部書其考上旣而賜宴禮部遂復職焉余  
嘗考殿最之法唐世已詳然郡縣之廣劇不能  
移於簡難不能移於易自今論之錢穀之徵造  
作之需牒訟之造南北之簡劇相倍蓰焉而南

郡之簡劇亦有相什伯焉官之材有優劣處於簡劇也有難易而惟以稱不稱第其高下則北之稱者必不稱於南而南之不稱皆北之稱者也殿最者果於是而可定乎矧夫蘇郡又南職之竄難稱者乎王君不以職之難而克稱之繇一考而至三考皆舉此而措之夫何難能乎哉倅以佐守者也爲佐能是守獨不能是耶文質循茲以往吾知無難爲之官無難處之事故於其歸書此以送之

送翁毅弘歸省序

咸均爲首善之地而儲材以待用焉斯天子之所重而天下之所觀法者也郡縣學弟子員能通一經達一藝者卽貢咸均未數歲吏部試其學卽官之上以其速成未足爲達士也於是選有學能文者四十三人命博士專教之期以學博才宏而成其器之大今年春有旨俾各歸省人賜衣二襲楮幣若干緡又賜其父母人二緡奉以來者月有給焉於是諸生成相激厲以爲

天子之恩賜侈矣作養之意深矣吾徒可不知所以自力以真儒自期以補報爲念哉清源翁毅弘入爲國子將二年矣在倫輩中嶄然見頭角首預茲選至是得告來言別日某辱與先生同爲闈人今焉歸省吾親先生幸賜一言庶爲鄉里之光也噫士之爲學必志真儒國家以是望子而子亦以是而自勉矣予復何言哉傳曰夫學則殖不學將落子年富力強能殖其學它日躋仕中外文足以潤色於鴻業政足以裨益於盛治則有以副聖天子之至望而顯於親者不徒今日之榮爲已足也勗之哉



送陳一原復職聊城序

余昔過聊城愛其民俗之厚官事之簡則歎曰  
太公之風孟子之化猶有存者歟鄒衍淳于髡  
說辯之習亦既息矣乎魯仲連之重義不取猶  
有勵於後世也歟它日余友陳一原簿其邑秩  
滿入覲詢其民俗則視昔澆矣詢其官事則視  
昔劇矣蓋重兵駐其地則供需爲難邑負郭而  
當孔道則應接爲煩民貧而事不時集則大府  
之譴呵日至簿之職亦不易稱矣公務旁午一

原一以平易剖決之若層冰春釋渙然而無壅  
若大斧斫木盤根錯節應刃而解繇是大府書  
以上考沿檄至吏部允之錫宴南宮復職北還  
予忝儀曹因其來別而言曰昔者聖人委吏乘  
田猶屑爲之惟思其職之稱云爾子之職稱矣  
今復其職毋易爾心改爾政民安子於前豈不  
安子於後乎敬以持之誠以孚之則雖久而民  
愈信而事愈集矣君晉安人宋侍御史某之後  
領洪武五年鄉薦同年皆職近侍臺憲一原以  
親老辭八三復起爲今職云

送林純夫職教龍溪序

予去家十餘年親友多零落老者皆爲土中人壯者老而少者壯矣雖一二來見目予老醜率瞪視移時然後一笑人生聚散不常歲月易邁此古人所以興離羣索居之歎也今年春友生林純夫用薦來京師見予於儀曹年已壯修容而豐髯禮度而氣和則爲之喜曰是殆無凡近之習而可進於高明矣旣而吏部試以經學俾職教龍溪龍溪純夫之鄉邑也較官諸生之望

法也一言一行不循乎理則長者有議而後進  
必厭於心蓋道立則教立範正則器正漳雖介  
海濱然晦庵朱文公實過化焉北溪陳先生安  
卿東湖王先生子合皆其高第弟子道學之傳  
一脈不墜其教人之法具有成訓子能興而行  
之則諸生之成材也可卜矣國家選材先實行  
而後文辭子知所重則教職之稱何難焉予老  
矣倘遂乞身歸里之願尚能與子尚論聖賢道  
德以續夫二先生之緒毋謂今人不可齊古人  
也誰謂華高企其齊而純夫其勸諸

送程仕貴歸省序

上臨御之十年有旨國子嘗被差遣者中書試其業官之令各歸省然後之官臨漳程仕貴方分教宿州以無它兄弟乞歸養有司謂在令甲父母年七十許一子侍老而仕貴親年未及弗允仕貴再以歸省請允之仕貴喜動顏色以爲雖未待請而暫得歸覲一承親顏亦上人之賜也其友洪朝宗氏來言於余曰仕貴里生也嘗受學於尊公三谿先生今茲有行盍亦有言以

華其歸乎於戲天經地義民行則之孝實百行之本也孝行於家則忠移於國仁推於民愛及於物誠獲於上信孚於下皆是道也仕貴學古以入官方將見於設施報國必思所以忠撫民必思所以仁也澤民必思所以愛也上有所統也必思所以獲其心下有所臨也必思所以孚其情是豈有待於他求哉亦舉斯心加諸彼而已今日不遺其親卽它日之不後其君者也蒞政臨民旣行其學親及期頤然後歸侍吾知仕貴雖未允於前而終允於後矣忠孝之胥盡德業之交修余於仕貴望之予非無仕貴之思也而風木之感無窮之痛有不忍言者視仕貴歸省之樂其歎慕當何如耶仕貴第爲我問故山梅竹還無恙否倘沐聖恩獲賜骸骨尚得盤桓於三徑也

送韓君子煜之官海門序

洪武丁巳春弼再奉旨與禮部員外郎吳伯宗  
順慶府照磨韓君子煜同使安南越四月至其  
國其王煇郊迎璽書至宮北面拜跪受上賜如  
禮遣貢方物奉表陳謝濱行煇遣陪臣持黃金  
若干兩爲贈弼與二君峻辭卻之子煜曰熾疑  
必慎亟取紙筆俾臣具狀領回復語其執政以  
卻之之故要在上不失聖朝之體下不失遠人  
之心萬里瘴鄉山川險惡而吾三人同心一力

以事王事行則方舟聯轡寢則共室對床相聚  
之殷而相與之厚未嘗一事之或違一言之或  
戾也既復命當路以韓君爲能超遷海門令予  
與吳君送之龍江之滸酌之酒而告之曰郡縣  
選材慎重至矣有地百里有民萬室利病得興  
而除之強弱得抑而扶之亦足以行其志矣君  
自弱冠登仕版已籍有聲稱今茲作邑譬猶駕  
輶車就熟路不待王良造父之御一日之間迅  
馳千里有不足言矣海濱之民雖習

頑獷可以義化又地居畿輔政聲之達易於上  
聞吾知子煜入爲朝著之羽儀也必矣諸大夫  
士贈詩凡若干首遂書余言以爲序



送史子玄之忻城丞序

餘杭史君子玄僑吾閩二十餘年矣其所與游者皆清介茂拔之士弼雖樸鈍亦忝定交焉知其博學多藝能樂恬淡而厭紛華也洪武己酉弼被旨徵至京師叨職銓曹補外任與子玄則別且十載四方之士或被徵薦雖巖穴草野不遺也有若子玄之賢而有司不之舉予竊惑焉今年春或有言子玄于朝者有司懼獲蒞賢之譴卽遣計吏偕以來吏部試其文上御華蓋殿

親賜問焉已而授慶遠之忻城丞來告別曰願  
有言也予謂士拔草萊卽擢郡縣亦云重矣子  
玄優學達政以所蘊之素見於設施必能無愧  
於其職矣忻城邑小而地僻民襍獠政貴撫  
循子玄苟不鄙夷其民道之以禮樂之教將見  
化頑獷爲良善轉呻吟爲謳歌百里之內翕然  
安集則下之有以行其學上之有以副聖天子  
之德意矣弼聞朋友之義貴相規益故於君之  
行序此言以爲贈

林登州遺集卷之十一

閩漳林唐臣元凱著

同郡王志道而弘定 裔孫興楨侯重梓

後學張紹科煙叔纂

送序

送羅宗禮之官陝西序

士之適世用者曰儒術吏事然必相須也吏本  
於儒則事以理斷而無濇忌之失儒飾乎吏則  
事以律裁而無迂僻之患禹皋稷契伊傅周召

都俞吁咈朝堂之上謨謀輔翼於君之左右其所學所施謂之儒可也謂之吏亦可也奚有差殊乎哉後世岐儒吏爲二途故於儒則以章句固滯誚之於吏則以刀筆筐篋鄙之吏者曰彼儒者也不知吏事於剽繁治劇無補也儒者曰彼吏者也不知儒術於政之大體無識也嗚呼儒吏之相軋也久矣求其適於用者亦難其人矣抑亦先儒而後吏體儒而用吏庶爲通濟之士無適而不可也尙固不可以爲罍豆固不可

以爲俎盤杆几杖不可以爲鼎釜刀劔用各有宜也通濟之士則不然事之當以律裁者則守其律不可以律裁者則以理斷若權之稱物低昂屢變也若鑑之照物妍媸隨應也夫是之謂適用者也夫是之謂相須者也予於衆得數人焉若羅君宗禮其一也宗禮世以儒業鳴其祖若父若諸父咸以詩文名於近代君少習父祖之訓於學知所用力元世仕之途非儒卽吏君於是從逕而折擇焉爲吏若干年從軍者太半

洎入本朝爲指揮吏爲行省掾事積于案君從容一言剖之律合而理不違上官器之旣而以他事黜而能聲益聞於是以前兵部都吏爲中書掾尋進大掾今年冬出爲陝西都事或曰何卑也君曰幕官知職可矣何崇卑之計也嗟夫材者天之賦人之習也不習者天不賦者也君今所賦之美而知所習之勤蓋無往而不適於用也君年方富而儒術吏事兼有之其業之所成者固未敢以涯涘窺也於其行姑序此以送之

### 送韓繼學之官瑞州序

韓君繼學爲中書禮曹掾某忝職禮部與君實同事焉每遇事必面白丞相裁允而後施行君小心畏慎日條錄而枚識之事如期集未嘗或怠廢也其承上也無諂容其接下也無傲色今年冬出爲瑞州經歷來言別余嘗宦游大江之西知其俗好嚚訟而造作徵需無虛日府配諸縣或不集則咎歸府而幕官首任其責也而經歷又總任其咎者也故職之難者莫如幕職而

幕職之難者又莫若經歷蓋幕職之貳者尤可  
以它事諉而幕長不容諉也雖然江西爲府十  
有三而瑞府屬縣三視他郡則民寡而事簡以  
繼學之廉勤慎事不立異於內不徼名於外吾  
知其事易集而政易成也文牘期會之常固繼  
學之所習而上相有以試之矣才以施之於人  
行以守之於已君蓋優於是也諺曰任輕於所  
重者其功倍吾於繼學亦云

送蔡郡萬僉憲引年歸里序

蔡郡萬公克明仕元世已踐清顯逮入聖朝以  
才諳聞于上卽迪簡來京師臺憲方慎擇人僉  
謂公明法練事克稱是職遂授山西提刑按察  
僉事再轉陝西後復轉江西廉車所至不以察  
爲明以苛爲能以鋤擊爲名而一揚一抑一臧  
一否舉得其當無所遁其情焉其倅饒日公再  
至郡嘗從容謂某日子歷有司必明刑達政郡  
府之事賴子以集尚其勉諸又曰學較育才上

所注意子儒者毋以非職而課程諸生心弗力也未幾某以他事去官而公亦議失當謫屠江浦去年冬有旨徵還吏部別授某亦在列公見當路卽自陳疾憊弗任引年乞休致主者以聞上可之公遂歸謝嗚呼世之志富貴者汲汲焉以趨競爲心得一資半級則揚揚焉爲榮惟恐失之公年未老力未衰一旦毅然謝退人固惜其才之不究於用也夫孰知公之心寵榮聲利泊然無營一進一退惟義所在乎公歸蔡某水某丘尋釣游之舊有美可茹有鮮可食進不慕鳴鶩之績退不興牽犬之歎優游以終餘年其樂者未渠央也某老矣倘脫塵網將青鞋布襪從公於松泉竹石之濱公許之否乎

送國子朱士文歸省序

吳郡朱士文繇縣學弟子員入成均爲國子上  
方尚文治國子多不次擢用或一再遷卽任方  
商司風紀六館之士朝夕待用學多不力士文  
自念學業未成而大父母父母皆在堂仕則廢  
學而棄親遠畱館以卒業庶得時歸者以慰親  
心也今年秋請告于國學國學白於部禮允其  
請士文卽治行告別于師若友給事中丘君功  
近來言於某曰士文行有日贈之詩者已積卷

軸敢求先生一言以序其首噫士文之學其知本也歟夫安於小成者必不能勝重任而爲遠器何者其所就者淺故其所用者狹也彼夫躁進而不知其非取高爵而不知其才之弗任揚揚大言曰我能爲是我能爲是吾將成事功於國也吾將大顯揚於親也曾幾何時或以罷慙黜或以貪墨刑負國而辱親者比比焉斯固士文之所見也吾知其視以爲戒而無慕羨之心矣士文其尚益勉忠孝之學以爲設施之地以成光明俊偉之業以無負於國克顯於親吾將於子焉卜之也



送王德常守韶州序

國朝慎選郡守凡京官有材幹者輒不次擢居是職蓋用漢制也夫承流宣化而爲民之師帥固一郡之賴以安者也強焉而抑之弱焉而植之戚焉而休之曲焉而直之有社稷山川之祀焉必思致其誠也有錢穀刑名之出內輕重有造作徵需之紛糾雜糅焉必思致其公與勤也令分其職於下而守總其任於上苟非其人則庶事弗集矣洪武十二年春有旨命中書守令

不拘資格選材而任之王君德常爲禮部員外郎以材幹稱於是出爲韶州守韶雖居嶺表寔昔賢張文獻公余襄公之故里而濂溪周先生過化之邦也流風餘澤猶有存者其民淳其俗簡政化之施者易入以德常治之吾知不待數月其報政之譽已聞於上矣聖天子嚴慶讓之典方伯郡守之來朝功者有以榮之過者有以愧之治效之成正在今日德常化行於韶明年入覲其將承寵光也必矣故於其行敘此以爲

贈

送王德章之官保寧序

工部員外郎顏君某謂弼曰王德章氏少與余  
同筆研秀爽而練達佳士也今年秋以有司之  
薦登名銓曹授保寧司庾人咸卑之德章竊自  
喜曰吾上世居蜀先壠在焉吾祖宦游江南遂  
占籍吳中吾不幸少孤藉先人之澤粗能樹立  
出游齊魯之墟僑居荏苒又數十載雖欲歸吾  
里不可得於蜀則又以險遠故欲一至而無其  
因松楸之思戚戚於懷今茲保寧之行道經遂

得瞻拜先壠實大幸也職之崇卑奚擇焉聞者  
賢其孝各賦詩以華之幸先生爲之序嗚呼世  
之宦游者昔彼而今此或定居成桑梓焉則安  
於是而遂忘其故鄉矣眉山蘇氏惟老泉先生  
歸葬於蜀東坡穎濱二先生皆葬於汝子孫屈  
江南者雖汝猶未一至矧蜀乎宜夫德章以獲  
道故里爲幸也過家上塚烹肥擊鮮與一二族  
人追敘宗盟談舊故百年之思一日之見其爲  
樂當何如耶德章行矣司庾職在會計聖人固  
嘗不卑而居之吾知德章必不容心於是也

送安陸學正劉謙亨序

洪武己酉夏某被徵赴京道溫陵獲識劉君謙亨於友中言簡而禮度氣和而神朗余固知爲儁偉之士也別來且十年聞謙亨分教邑庠於弟子員多所成予又喜於其職也今年秋用有司之薦來京師銓曹試以經學以謂較官以立師道必重其選於是謙亨得爲安陸學正予觀君之儀矩足以爲諸生之觀法君之文行足以爲諸生之楷模其講授也必以周程張朱之學

倡而明之吾知師道於是乎立矣昔者君子之  
教人也以身心師道之立者有其本也後世之  
教人也以口耳師道之不立者事其末也謙亨  
之教能以本爲務則夫人材之造就風俗之不  
變當自茲始安陸楚之故都昔稱夷俗然江漢  
之德化屈平宋玉之文風必有未泯者雖兵革  
廢墜之餘謙亨能作興而變化之則今昔殆不  
殊也勉之哉

### 送國子聶莊歸省序

贛之寧都余友莊君仲慈嘗令其邑能以禮樂  
爲教予聞而喜之洎余來京師獲見國子聶莊  
氏乃其邑生而爲畏友黃君致吉之弟子員也  
言從而貌恭神冲而氣充知其善叩其學而無  
几近之習也他日國子多就試禮部而吏部輒  
官之予每與較其文聶明春秋學而未嘗一試  
焉夫有學而不求售於有司則不以小成爲安  
而能立矣有入仕之途而不苟於進取則無競

名之心而能廉矣立而知所以勉廉而知所以  
擇君子之道孰先焉聶之所以能如是者必其  
教之有自而學之有素矣吾觀今之仕者道未  
能信學未及優而汲汲焉寵榮聲利之是競雖  
獲一資半級而以貪躁取敗者衆矣聶真可與  
言哉聶在館二年思父母定省之久闕也以歸  
覲告國允之予於是又知生之學知所重也故  
爲序以道之庶俾學者有所勵焉

送蘇用賓歸里序

孟子嘗言君子之樂三一日父母俱存兄弟無  
故係於天也二日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係  
於已也三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係於人也  
余每讀此未嘗不掩卷而歎曰嗟夫俱存無故  
樂於家不愧不怍樂於身教育英才樂於天下  
是皆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苟皆有以得之  
其願足矣其爲樂當何如信乎王天下之事有  
不足與存於此也吾於友生蘇用賓氏固有以

幸之又有以勉之矣漳之山水惟東南虎溪爲最勝而士族蘇氏最嚴整用賓大父瑤溪公以詩禮爲家訓三子皆雅飭質諒知學好禮至用賓兄弟及諸從昆弟襲芳趾美益以敦確清俊聞鄉間化之郡府有知用賓者延于學俾訓郡庠子弟員用賓慨然曰某藉世積之休天錫之慶父母壽康兄弟具翁某幸知讀書竊有聞先儒之緒論惟思克已以免愧怍而未能也爲教於人將何以哉吾惟歸侍吾親以奉菽水斯至

樂也廩食數月浩然以歸來言別曰敢求一言昔陽城爲國子司業告館下諸生日凡學所以爲忠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蓋以忠孝爲學則必以忠孝爲教用賓分教郡庠雖於國子小大有殊然其心每在親則其所以行於已者是卽所以教於人者也夫三樂一不易得而用賓殆兼有焉宜其爲人之歆艷慕望而不容已也抑余聞三樂以無愧怍爲本使吾胸中多所愧怍則雖處父母兄弟之間固亦不得樂其樂



雖得英才亦將何以爲教而有此樂哉用賓其  
益敏於克己之功以至於心廣體胖則近而順  
乎親而有以樂一家之樂遠而及乎人而有以  
樂天下之樂矣用賓歸有日諸友咸賦詩以贈  
因書此以弁其端

送贈傅希說序

苟可以周已而施人者雖小道曲藝君子猶可  
與也藝莫貴乎周已昧於周已則失已矣道莫  
貴乎施人昧於施人則失人矣小道曲藝尚然  
况理之大者乎廣信傅生希說弱冠知讀書其  
燭理也明長遊四方其閱事也察嘗從方仲鈞  
先生游得六壬占法以十二時所值錯綜榦枝  
生尅推人禍福言輒奇中人神其術一日謂余  
曰窮達夭壽天之所命非今可移吉凶悔吝聖

人所以示人使不迷其途以順受其正者也後世占卜之法雖不必盡出於易舉不外乎陰陽變化之理而已昔東方曼倩諸葛武侯皆用是占以決出處之疑吾非能窺其微者庶幾行已之際知所修省以寡過耳古人之言亦非敢舍是以為說也余曰是非理之當然者與子之周已施人者固非局於小道曲藝也周已而不失已施人而不失人君子之所與者在是已子之游其有遇哉希說將為武林之行來求余言因書此以為贈

送李宗仁秩滿序

晉安李君宗仁以茂才入官長漳龍江書院教成東歸博陵林唐臣走送東湖之上酌之酒而贈之言曰士之學也貴乎知道而仕也貴乎知職吾子讀朱子之書游朱子過化之地而典其祠事惓惓焉惟先哲之是景是慕規言規行恒恐有負其教殆庶幾於道矣廟堂之弊也起其頽而完其缺廩入繁寡能樽節他費而奉祭養士之用恒有贏焉於職蓋無愧矣夫必學而後

仕未有不知道而能知職者也然道非一端愈  
進則愈高職非一事盡乎此必能盡乎彼而後  
可吾子年富力強道之所造職之所任非止是  
而已精粗本末理無一之不窮則崇庠小大任  
無一之不稱是故善學者觀其用力之初善仕  
者觀其施政之初今子有其初矣推是以往而  
能加勉以不替于厥終則聖賢之道可企雖廟  
堂之職亦舉此措之耳余困於學而拙於仕故  
敢以所難者爲君勗也於是相送之友若干人  
咸請書之以華君歸遂不敢辭

送指揮龐侯之燕山序

國家於武臣必使其子孫世襲祖職勿替重報功也蓋開國之始實賴諸將臣折衝禦侮之力以成開拓疆土之功功懋懋賞固其宜也凡世其職者念前人之勞思國家之報其自勉於已者宜何如耶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如此竭力供職庶乎不墜於前而克裕於後也廬江龐君士正襲伯父職爲中山衛僉事改武昌護衛左右楚王旣復調燕

山中護衛夫護衛之職上不輕以畀人也必素所親信然後授之君以世功襲爵爲公侯腹心旣親信矣故一秩三遷于以見皇上恩眷特厚非尋常帶礪比也念前人之勞思國家之報正在今日勉之哉君年方富報於上者遠繼於前者大其鞠躬盡瘁以自顯庸於今爲可卜矣故於其行書此以爲贈

林登州遺集卷之十二

閩漳林唐臣元凱著

同郡王志道而弘定 裔孫興楨侯重梓

後學張紹科煙叔纂

贈序

柴德善秩滿序

典史典一縣之史縣官若吏喉舌而領袖之民持牒訴於縣縣官必令吏卽其幕議吏抱牘詣縣官署官目牘尾有典史署卽署無他其或官

異可否吏私出入典史推事情證據律調甲信  
乙誦可否出入者不敢執意而必勝焉官庠而  
職要事專而務劇非得明練敏辯之士其能持  
法以惠下集事以獲上者蓋鮮矣故世稱難官  
必曰典史而居是官者亦每病其責之難塞也  
三衢柴君德善以郡府吏及考典幕興化邑陋  
而民譁君曰邑雖陋吾獲上也以勤民雖譁吾  
惠下也以信吾無容心於陋且譁也行之一年  
上無譴訶下無謗讟再更漳浦號劇邑郡府誅  
求百出加以寇警兵興供億雜擾而君一以所  
施興化者施之故譴訶未嘗至而謗讟亦不聞  
焉夫居難爲之官任難塞之責而能持法以舉  
其要集事以專其劇非學有得者不能然也德  
善儒學飾吏知夫所以獲上惠下之本則推而  
行之天下皆將易而無難矣一邑云乎哉傳曰  
獲上本於誠易曰有孚惠我德德善其有能得  
於此者乎余固因柴君之達政而知儒者適用  
之學不可以厚誣也

唐君大年綜政龍溪序

予嘗論爲政者通而不偏難乎其入蓋柔巽之士或任重之無力剛嚴之士或惠下之寡恩敏辯集事者患在持守之不固寬厚少文者慮乎施設之不周斯全材之難得誠古今之交病也若唐君大年於所謂不偏者其殆庶乎君以行省理問知事從軍南來會漳郡甫復今平章政事陳公以龍溪邑附郭地若民眎他邑大以衆加之兵餘事劇非得賢官以蒞之則將愈壅而



不理遂檄君綜邑事而兼攝尹職予忝貳郡幕  
每得以公事相從見其寬以惠下而鋤奸之必  
嚴也毅以任重而植善之能異也灼事明而守  
益固吏不敢欺以私用法簡而施克周民莫敢  
違其令信乎其爲通士而非一偏之寄者也今  
年春逃兵搆亂海壖螳斧蝟鋒侮我墉壑郡兵  
少不足殲賊逆焰愈熾君晝夜行城陴完樓櫓  
嚴巡邏察兵民之苦樂向背城西北偏舊有門  
曰小關地勢天偏外山賊憑高內瞰往來者可

人人數君白泐郡張侯士誠爲連樓三層以與  
山敵而矢石雨下不得樹君令以厚版爲堵完  
則竝舉賊愕然不敢逼圍久不解守者稍怠君  
深慮生釁爲籍符遊官吏洎凡有役者更番直  
巡絡繹交屬黠僧若干人謀內應不得發兵民  
乏食具白總郡計口均給盡而復繼凡三發廩  
焉君度賊無他技卽贊謀出戰夜作小關扉成  
撤塞出賊不意賊稍卻君亟開西門許重購士  
卒奮先斬級無算焚其巢壘蕩空旣而分省兵

至龍溪首當供億而民未至官君隨宜區畫芻糧扉屨兵甲什器無闕將士指曰是能神也尋被檄選補民兵君分里定名數吏胥不能爲奸民莫不感悅今夫世之仕者類以無忌爲能善飾爲廉簿書期會徵歛腴剝爲勤其於民之利病猶秦人之視越人焉一遇事變則聲嗷氣訾舉措易常者比比也君能持寬猛之宜權張弛之變其所蘊蓋有過人者青雲知己馳剡交薦行將脫州縣之勞與廟堂之政以燄燄於北方矣故喜而爲書此

代唐大年贈王伯疇序

人能以一藝自名於世者百不二三名其藝而能以布衣之微草野之遠一旦聞姓名於九重之上者又千萬之什一也是豈特今人之所難亦昔人之所罕聞者也齊郡王君伯疇自其大父僑漳以儒明醫至君三世矣能以意知病因脈無異法藥無竒味每投劑輒效諸醫自以爲不及藩臣有知君者薦于朝中書特奏明仁殿以漳郡醫學教授授之命下遠近歆豔以爲一

士之藝必聞于上于以見聖世之明賢無野遺而凡爲士者患在吾術之未精不患有司之不明也時予忝聞省屬聞君之名未及試其術也至正丙午奉省檄綜理龍溪邑事劇而力獨瘡鄉攝生不易因得痞疾亟簡君至旣切脈曰病以勞勩失寢食致治之費數劑耳母他憂翌日藥效信乎前聞之不誣今試之益驗也他日詢其治疾之要則曰醫之用藥猶官之施政或攻或補猶威恩永濟也當攻而不攻則適足以養疾欲求吾身之安何可得也亦猶強梗之不鋤則惡將愈熾而善良不得業其業矣噫古所謂上醫醫國意不外乎此予於伯疇之言非特知治病之要而併以得理民之要也使伯疇得試郡邑其所以利澤於人者將推而益廣矣故爲書此以謝君之教且以志予忱云

贈黃伯仁吏滿陞府史序

余嘗謂吏之澤民也猶賢於官蓋親民莫先於郡縣而郡縣尤親於吏吏尤親於官也官於民事多總裁至於推研事情權度法意甲信而乙詘陽舒而陰慘使民稱平而不怨以病者皆吏之澤也若黃伯仁氏之吏可謂推澤以爲民利非徒集事而已當長泰有警黃伯仁以招徠功得吏茲邑克贊官政創墉壑以扞外侮新解譙以肅下望均役以稅實稅以田懲舊偷而穿窬

息鋤宿奸而桀鷲化復龍江贍士田若干畝平  
董仲亨等戶婚積訟若干事至有拜浮屠祝其  
年者凡五踰歲滿役升郡府民祖送出城數百  
人羣造余曰願有言爲我賢吏贈夫邑吏亦微  
矣是何得民之深也豈非余所謂澤賢於官者  
哉民之心至神而公唯神也故莫不嚮善而背  
惡唯公也故莫不好善而惡惡伯仁氏以一邑  
吏之微知所以施於民而民知所以報之況於  
大吏之澤衆民者乎伯仁尚率是無易余將繼  
此而爲民不二書也

贈龍溪尹鄧君朝陽政成序

龍溪漳負郭邑地若民眎他邑大以衆故其事繁難理上偏郡府政之所施類多掣喋不得遂兵興分藩再置事益繁而理益難矣誅求之百出牒訴之羣造規置失則上譴至剖決滯則下讟與上官曰尹曷忘事乃事耶民曰尹曷不憂我憂耶尹周旋綏撫思所以獲乎上下者惴惴焉惴惴焉惟恐過之不抹澤之不流也故邑難其尹而尹者亦難於是邑也至正庚子乘輿駐

上都選內外清望才譎之士若干人爲京官守  
令清江鄧君朝陽與焉以南臺司倉改尹是邑  
至則詢民習與前政之所宜興革者去繁以爲  
簡反難以爲易民持牒至庭日數百人睚眦之  
爭尺寸之較輒成訟吏胥利爲賄謀至以牒多  
寡占賄贏縮君進民前曰訟爾利乎曰匪利曰  
然則奚爲不忍小忿而以微事煩尹耶若鄉里  
有耆民秀士能曲直汝矣無庸肥吏胥也民感  
服相告非不可平者不復來造訟庭闐然值郡

有警練民爲兵先是令民數不出粟贍壯夫一  
以應非常丁粟多寡鄉各不同民病焉君覈而  
均之率以十丁養一人規置饋饗輒躬督以給  
軍屢歷山海險弗憚也上官嘉獎事平君曰未  
可遽安是惟士習可移民習民不知親上死長  
之義而驅之戰謂之棄民於是擇學行之士使  
爲鄉師教以孝悌忠信之道而潛消於犷悍桃  
薄之習繇是士知本而民知方焉旣而流移者  
復呻吟者起遊惰者知所務地無遺力而桑稻



菽野里有厚俗而弦歌比屋列邑慕而思之蓋君以問學之素措之於政本以推末原以達流故其游刃肯綮恢恢乎有餘地焉三年政成代歸民造君拜曰鄧父官命於朝吾民賤且遠不能告於上以畱父願爲民告新尹幸無易舊政以久爲我利則猶父之在邑也余聞而喜曰令而得民若此是豈特善政有以得於民哉蓋善教有以愛於民也古之所謂賢令者凡以愛民爲心故慈惠惻怛爲之就利避害惟欲民得所安而已君率是而施之宜其得民之心也孰謂龍溪果難理耶邑之士相與爲詩歌以華君歸因撫其政之槩以爲序

汪彥通辟掾序

江東汪君彥通業儒而飾吏其史江東也以憲  
使周公伯溫薦史閩海也以僉憲鄭公彥昭辟  
旣孫而退僉憲都公眞公交舉之憲副張公師  
尹僉憲易公原道皆儒者素知君又舉之僉憲  
速公黑公舉其能御史于公黃公舉其廉憲府  
及考副帥黃公薦于江西閩史僅數月右轄羅  
公薦于閩南省掾夫年勞之積未遠而薦剡之  
揚相望汪君何以得此於賢藩憲之臣哉豈不

以君之文墨議論爲有裨於帷幄之謀模政理之布宣乎承平選才莫嚴於風紀兵興薦士莫要於藩垣方庶務之孔殷變故之橫作掾持法以守經度時以達權平立廟堂以與相臣相可否期在處置得宜中合事會掾之責亦重矣稱其責亦難矣彥通君文墨之富足以潤飾乎書檄議論之確足以輔成乎事功吾知其無負於掾無忝於藩憲諸名公之薦拔也然掾承佐官政者也事雖得與而不得專於已君循茲以往法當授七品官使其政出於已得行其志吾知君之設施者固不止是而薦舉之以任顯要者又非特數公而已也君得薦上閩省漳大夫士咸有言以贈故余序此于卷端

黃君德明攝教序

異時稱閩中士風之美曰一閩二漳漳爲郡小  
邊極南乃得與閩齒豈不以大賢之所過化鄉  
先生陳杜溪王東湖之所講明以身心之學爲  
禮義之化故能使士習爲之丕變易浮華爲沈  
實革陋薄爲醇厚歷數百年流風存而未泯吾  
於泰邑之士猶有徵焉在他邑則皆莫之及也  
蓋能以學世其家矜重名檢不苟言行而無所  
謂浮華陋薄之習若黃君德明寔以是自勵人

亦以是而與之者也君嘗爲監當官引去曰錢幣易汚人邑有警君倡民結堡里遂完邑學燬於兵久未建君言於令相其役而新之學田沒黠民承邑檄而復焉賄不能奪也君子謂德明蓋志有所不爲而材足以有所爲者適學官缺選士攝席僉曰無踰德明君辭不獲則曰學之未完某當效力錢穀出納幸無相干也肅奉祀事嚴程諸生使民於禮義知所嚮士論翕然余聞而喜曰士風美惡民風淳漓繫焉士者民之秀民之望倣焉者也今天下多故文教日隳士不知有身心之學民不知有禮義之化宜其風之不古若也君能於士風之素美者振而興之民風之淳余於今焉卜之矣邑諸生請余序爲君贈余爲書此不敢辭

贈長泰令鄧侯新政序

尚論感人之艱易惟在人推心之誠否耳夫苟誠以推心也則強者必抑弱者必植姦黠者必知所惕游惰囂訟者必知思所以自飭而顛連困窮之賤獲被其澤疾痛瘡痍之苦均得以蘇息矣其不誠者反是易曰孚于豚魚言誠之感物也矧人之同此心者乎長泰在漳邑爲小其民則眎他民爲譁元政旣衰令非其人民不堪其虐輒且挺而起比寇平則民以殘矣旣內附

鄧侯廉首來作縣較其戶則死而徙者十二三  
視其民則刀痕箭瘢膚體弗完不能業其業者  
又一二也慨而歎曰邑小而民殘吾將何以足  
供賦之常塞牧人之責以無負上命之重乎乃  
綏撫招徠勸勉勞來移者以復什者以起均徭  
而民力紓簡訟而吏弊祛鞭朴不施而稅以時  
足事以期集邑中翕然值春旱秧不得蒔侯躬  
禱良岡山雨大作三日而後止諸里皆告足邑  
之士羣造余曰吾令賢令也願有述新政之美  
夫當昏濁之極獲覩天日之新而首政之令能  
惓惓焉以子民爲心使之脫水火而居堂奧辭  
鑽斧而就衽席令之賜亦厚矣昔卓茂爲密令  
於東漢之初勞心淳至視民如子民不忍欺豈  
非誠感而誠應我侯推誠於民而感之之易故  
山川之神有禱而不違誠之所孚幽顯無間也  
余居鄰邑間嘗與侯遊從而有以得其政於見  
聞也故因邑人士之請爲序其槩

龍巖簿劉君新政序

營丘劉君彥璋來主龍巖簿未及三閱月士樂其有禮民信其能惠吏服其通練明決桀驁知畏而改行弊蠹廢墜以次而革舉邑中翕然余既聞之而異其感人速矣漳衛兵無居屋雜處民屬郡府檄君營之至則鳩工委材分令諸里胥督其成先期而事集他郡蒞役者嘖嘖嘆其神速暇日訪余梅雪齋中容修而不矯論正而不勦向之所聞於是益信因記曩遊齊中周



覽形勝羣山抗其西大海拒其東其人皆沈厚  
峭直敦禮好義太公之遺風蓋有存者君生於  
是而鍾其秀學於是而成其材亦嘗仕於是而  
善其政矣宜其設於一邑恢恢而無滯也昔者  
太公治齊三月而報政君特有得其要者故於  
新政之施有以感於士若吏民之心如此然則  
及民之淺深固不可以任官之久近而槩言也  
余聞彥璋所與游者多偉人碩士青雲知己將  
必有棲其羽於上林之枝者枳棘固不能爲鸞  
鳳留也故於其竣事歸邑書此以爲贈

贈林子方序

國子助教高君達善調弼曰林君子方其醫之良者歟察病必知其源用藥必知其要不屑屑於古人之陳言而惟以意求之或攻病而取速效或磨病以圖後功惟求其愈而已遲速則隨其宜而不爽焉故能上被聖眷下慰人望子方亦可謂不負其業者矣去年春予被命使安南五月至其國瘴鄉暑道感觸既深去蒼梧秋氣稍涼伏暑內發體熱可炙手靖江王遣醫診視

連進數劑熱雖稍退而泄痢作矣至京痢轉劇有旨命子方賜問既切脈曰君脈與症無大可畏然不可卽治必漸消之則病根可除而他疾不生矣於是日服其藥閱兩月而後愈余念其恩而難於自言也願借子言之重用爲子方贈嗚呼二氣交盪容有乖離而人之疾疢生焉醫以濟之使夫乖者順離者合而疾疢以安其功用亦不細矣然能察陰陽之變審三因九候之微者幾何人哉此達善之德子方不能不爲之

嘖嘖稱道也弼曩以使事兩至安南稔其山谿之險惡竹樹之蔽翳一遇災暑則毒蛇猛獸之氣蒸而出林奔流而出澗谷雖水泉蔬茹皆不可食及再至之日卽不能食及道左江復染嵐暑轉爲傷寒旣泄且痢或曰傷寒自痢醫家所忌前後進醫數十皆罔效至韶已三月矣有醫曰尚有積也飲予藥二劑痢稍緩羅某廬陵人固有得於醫之意者然未若林君神且明也昔人以與相並言蓋燮理陰陽之在是也

林君真其人哉予與高君皆使安南而林君寔  
宗人也故爲書此不辭君居姑蘓今爲太醫院  
御醫云

贈陳執中序

青齊負海在昔擅魚鹽之利入國以來田賦旣  
增而漕運遼東道必繇之於是事始劇矣晉安  
陳執中用薦爲吏部考功主事朝廷以萊之昌  
邑素號事劇輟其職出知縣事噫有地數百里  
民數千室邑宰視古子男亦足以行其志矣治  
劇有道寬簡以立志勤敏以蒞事則裕而不擾  
執中優學以達政猶扁之斲輪慶之削鑿固不  
待勉而能也萊自禹貢已作牧矣今其地稱殷

富吾知邑事爲易集也君行矣他日名著循吏  
齊名太丘將於君焉卜之毋以古人爲不可幾  
及

